春秋卷第十一

張洽集注

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姜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杜氏註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傳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胡氏傳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

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師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略之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以直報怨故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迫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辠詞也襄陵許氏曰蔡侯怨楚不思本務修德以俟時而輕謀兵革以得志於大國是益禍也故蔡昭之志愧於勾踐矣

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鼷鼠

穀梁傳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觧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不志三月卜郊何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胡氏傳鼷鼠食郊牛改卜牛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成王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爲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爲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傳齊侯衛侯次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襄陵許氏曰霸主

奉王以正天下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王道既盡霸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襄陵許氏曰中國無霸諸侯並爭陵歷不忌矯奪無厭蓋自伐晉以後無復寧歲矣○師氏曰前此嘗伐邾取其田自漷水矣今又取其漷東之田猶以爲未足故又取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於盡取而後已可知也以區區之邾國而魯兩納其叛人邑三取其田時無王霸強陵弱之亂至於如此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杜氏註句繹邾地○劉氏傳曷爲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胡氏傳曷爲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爲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辠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

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不得有父也○愚按蒯聵必無欲弒其母之事二劉氏嘗辨之於定十四年出奔宋之傳矣靈公惑於南子左氏承誣言載之傳以爲實觀春秋再以世子書之則知蒯聵爲無辠而被此名以出故春秋正其名而謂之世子所謂與之繼世者也輒據其位而與父爭立君以衛戚書則是蒯聵不得有其國故書戚而不繫之衛公羊所謂子不得有父者是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公羊作栗杜氏註衛地戚城南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之遇於戚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遂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劉氏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趙鞅爲志乎此戰也云爾

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而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殺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

墓冬蔡遷于州來○杜氏註元年蔡請遷于吳今殺駟以說言不時遷駟之爲○胡氏傳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爲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倍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然不適有居至于丁寧反覆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閒倍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皐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爲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爲非者乎而委之皐以說誑敢復有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襄陵許氏曰蔡悔請遷知吳師入而委皐焉稱國以殺殺無皐也聖人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而況於國乎使蔡昭必殺公子駟而後可免則寧亡國而已矣大正不渝此國鎮也故蔡自殺公子駟上下危疑遂以禍敗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傳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孫氏曰齊國夏序衛石曼姑上者齊國夏主乎圍戚也國夏助輒圍父逆亂人理莫甚乎此故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誅其惡○襄陵許氏曰觀乎蒯聵之亂則齊景之不霸可知矣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爲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

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高郵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之廟猶存蓋非禮矣劉氏曰桓僖久矣其宮何以存不毀也曷爲不毀二家者出於桓立於僖以是爲挠者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公羊作開陸德明云避漢景諱也○杜氏註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今琅邪開陽縣襄陵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襄陵許氏曰宋始關曹曹不量力而奸強國不脩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矣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杜氏註公子駟之黨○胡氏傳見上殺公子駟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襄陵許氏曰句繹之盟踰年而渝之師圍其國雖云邾政不修有以致寇魯之棄信亦已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二月公羊作三月殺公羊穀梁作弑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

如牆而進多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穀梁傳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道也○胡氏傳按左氏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倍楚誑吳又委皐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弒君而畧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者微賤之稱不言法如此○孫氏曰盜弒者賤盜也其曰盜殺蔡侯申責蔡臣子不能距難○愚謂凡弒君稱弒積漸之名也蓋國君之尊其勢位之崇高非臣下所得輕危之也故其謀必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得行焉今蔡昭不道上得皐於大國下無道於其民忠謀不用無皐見殺人心已離故公孫翩之事成於一旦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見其幾於獨夫也餘祭稱弒上下之名猶存也蔡申稱殺君道亡矣

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

襄陵許氏

曰天下無霸故宋人得以執小邾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霍即盱也傳及胡氏註並見上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蠻公羊作曼○傳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

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户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孫氏曰蠻夷猾夏久矣晉人執戎蠻子不歸于京師而歸于楚其惡可知也○胡氏傳其曰晉人云者臯之也蠻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無臯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爲曰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城西郛杜氏註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羊作蒲○范氏註亳即毂也毂都于亳武王克殷班其社於諸侯以爲亡國之戒○公羊傳亡國之社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程子曰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爲後戒故但屋之則與遷之無以異既爲亡國之社則自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使爲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故春秋書亳社災然則魯有亳社災屋之故有災此制計之必始于湯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公羊作比陸氏釋文云本又作茘○杜氏註備晉也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衞傳趙鞅伐衞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鉏作處○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孜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衞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愚按景公自襄之二十六年即位至今五十八年矣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之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亦知說而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大臣以未有太子告之反使之姑謀樂而勿憂無君卒致身死肉未寒子死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弑簡公而移其社稷眞沈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葬書于春秋豈不爲享國日久而曾無遠慮者之戒與

六年春城邾瑕瑕公羊作葭杜氏註任城父縣北有邾婁城今濟州任城縣地也○襄陵許氏曰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隱虞至矣雖然使魯能修其政如治城者則天下歸之豈特勸勸自守而已是以譏之三年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薦

數如此後雖城邑不復志矣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蓋四年鮮虞人納荀寅于柏人云

吳伐陳 傳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大差克越乃復侵陳脩先君之怨也今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愚謂夫差脩怨黷兵以取滅亡故春秋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者又謂諸大夫曰二子恃得君而欲謀二子也先諸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愚謂高國為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出奔故名以貶其不忠也

叔還會吳于柤 柤見襄十年許氏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夷狄獸心可以盛強服難以衰弱御以魯政之不修務與吳親以貧其力君子志其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秋七月

庚寅楚子軫卒 傳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啓王有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不可則命公子結亦

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皋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皋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齊陽生入于齊

傳齊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逮夜至於齊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汝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替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大夫若我不可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也孺子如頓去鬻奴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窖之立 程氏傳稱齊陽生見景公或問春秋譏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廢長立幼而不稱公子陽生何也愚謂公人君立子而不以正者皆徒設此心兩棄之也故凡當然而其君父處之不以其道棄者君子不欲立其位而伯夷叔齊寧他人有之而不敢當春秋豈敢遂予之以公子

而正名之哉

齊陳乞弒其君荼

荼公羊作舍○傳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齊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辜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安冑淳○杜氏註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而荼立陽生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弗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皐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弒主○高郵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弒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陳乞加陽生以殺君之皐則陳乞廢立之所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之惡者而陽生與有皐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傳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按左丘之役宋鄭為治田疆地以起兵爭辛致名取其師以涅其志人之所以詳其交爭之實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鄫

鄫即杞鄫縣杜氏註今琅邪鄫國也

傳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之有天下也王者不過百牢以服遠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

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聽乃與之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今按此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於始而遺患於後日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棄小仁不可子以爲何如季康子曰二子以爲何如冉有曰魯賢而逆之對曰爲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桓

而以欲加之可乎不樂而出乎伐邾及漷不書而聽其成子請告于門借聞鍾聲大大怒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日月不至何及於我成子以第叛師遂入邾吳不許何及於我成子以第叛師遂入邾

吳以東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而邾行私於吳曰魯弱而邾行私於吳以東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而邾行私於吳以東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而邾行私於吳以東帛乘韋自請救

險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毀其宮書而
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因于負蝥此天下
之大惡也曷為不諱以其不忘舊惡能去
之而不積歸邾子益于邾則有改過遷善
之美而前惡不足以累之故於此書而不
諱見聖人道隆德盛而待人之弘且厚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宋人圍曹鄭柏子

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
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傳曹

伯陽即位好田弋獲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
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
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
說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

人不救宋公圍於曹曹人請救於楚楚子
使申叔時如宋宋公將還楚師子肥殿曹人
欲殺之不行師待之以歸公聞之怒命反之
曹人請以曹伯陽歸公曰不可城彊以歸公
殺之蘇氏曰此曹滅也其言宋人執虞公而白
言宋人執虞公曰滅也猶虞之滅也

吳伐我

傳吳為邪故合於五月伐我
東陽吳子使人來曰寡君聞大國之
將來敝邑之人不敢入於大國敝邑
之人不敢入於大國敢以告大國
使人請以我師與戰敢以告
申叔時曰子反不可子反
曰子以此與戰人
謂子反曰合二君
君人謂我
猶城也城
是棄城
子反

後止吳人盟而還○蘇氏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於是爲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胡氏傳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爲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自守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闡杜氏註在東平剛縣北地譜今兗州龔丘龔蛇縣

也○程氏傳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曾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略齊以說之○襄陵許氏曰外取邑不言以即歸我故書之也

歸邾子益于邾

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可之因諸侯

樓臺術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謹按此取邑之類少有復歸之者今魯不逐其忠而歸之故以順辭言之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闡

傳及齊平

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而齊人歸讙及闡明來涖盟且迫季姬以歸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程氏傳不言我田何以爲惠也子亦歸其田以爲惠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雍丘杜氏註縣屬陳留今屬開封 傳鄭許之故圍宋於雍丘武子勝之獲鄭師每日遷舍圍合鄭師與之大敗之十一月甲戌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圍合鄭師與之大敗之十一月甲

成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郕張與鄭羅歸○襄陵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譎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夏楚人伐陳傳陳即吳故也秋宋公伐鄭杜氏註報雍丘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郕子益來奔傳郕隱公來奔齊堺也故齊侯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城濮人用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冬吳子使來徵師伐齊十年公會吳子郕子邾子伐齊南鄙師

于郎齊人敗之吳子乘之以入齊入齊三日哭于國中以報魯人曰齊人之出也曰吳子將至矣齊人之入也曰吳子不至矣胡氏傳春秋不著吳所以報魯也齊侯之入也魯人以報心而計之也齊侯之出也魯人以報心而計之也故吳子之來也魯人以報心而計之也故吳子之來也魯人以報心而計之也故吳子之來

曰春取其師秋又伐之明年又伐之惡其脩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傳趙鞅帥師伐齊取犂及轅毀高唐而還○襄陵許氏曰助吳鄭革伐齊之喪月文以見其皇

五月公至自伐齊

師氏曰公會吳伐齊吳伐齊之心不可信而強國之禍不可測其危可知矣

葬齊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

公羊作庚寅

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傳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子胡伐陳吳近州來子胡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辜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胡氏傳春秋强名

苦解紛自詭亂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皇諸侯子交父交子處父公陽高救鄭救江是也救在遠夷狄則則皇四鄰晉楚公陽之子處父國貞父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皇中國楚公子之國貞父來會于戚則齊只進而救書子矣救而以號而舉果善人是也夷雖繁其稱號聘則又國貞父不進而書之也其以號而舉皇而傷中國之義也陳者不易矣獨季子者以深著楚滅而僅在兩之今又無陳者不故師者之後行伯陳之伐爲獨其職而列國只能諸侯之縱獨其以暴横號舉深修師者之伯行伯陳伐之伐爲夷狄之中國之義也子欲君之有君也不欲諸侯之夷之也其浮海而書人以敗師後

主中國者也楚猶近於中國也故春秋於
楚免其夷狄號舉之稱定哀之時吳主中
國也吳純於夷狄者也故雖有小善而猶
以號舉嗚呼茲足以觀世變而知春秋之嚴矣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師師伐我

傳齊爲鄭故國書高無丕師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
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宰冉
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
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曰不可求曰
屬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
能也宜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一子之不欲戰
朝子之恥也大室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
從於黨氏之溝武叔呼侯矣季孫而問戰焉使
對曰君子在遠遠人小人處林而高量力而知
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甲兵求乘者也強武問
沒師名師顏羽御丈夫右冉須爲右冉有爲
就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爲甲季孫曰右而蒐甲兵
曰管用父命馬季氏爲右冉有曰右師奔
人二百爲已徒卒老幼孤子人官計曰右師奔
五日右師從之公見次冉有保于武城者半以弱師
曰事充政事不能謀士不能戰能死何以治
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
曲師不踰溝樊遲曰自民而門武有右師
請三刻而踰之如入無人之境乎冉有曰
師奔齊人從之陳瑾陳莊馬陳瑾曰
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孟之側
入乎不狃曰惡賢除其步伍而曰死誰
狃之伍曰子乎不狃曰惡賢除其步伍而曰死誰
獲如甲曰冉有然也則林側軍子不後也
十止不

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劉氏傳不言鄙者受之也此其爲受之奈何蓋氏傳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泲非有伐我何也傳說書伐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辱齊人遁冉有請從之義也○胡氏傳諸侯來伐我而不縮則爲直自我而不縮則爲直壯自反而不縮則爲躬自反而縮則爲躬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爲躬復于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爲是取讙及闡請師于吳曲在我矣及歸邾莊而齊人歸讙及之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

致師之由而躬自爲之義大矣也垂訓之義大矣氏穀梁作轅○傳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襄陵許氏曰春秋書衰頗之奔以爲人臣附上以罔下就公以營私者戒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傳思郎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己酉子于蘇中軍王子姑曹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如將右軍齊國書帥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子敗齊師獲國書吉公孫夏閭丘明陳乞東郭書革車八百

乘甲首二千以獻于公○劉氏意林曰夫以吳之無道犯間上國涉數千里之地以伐人之邦固求棄疾於人與之俱靡焉且國書之用齊也內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鄰國而輕與之戰其不受百姓也不亦甚乎○呂氏曰公會吳伐齊而戰不吉公會國書帥師而來主與吳戰不爲魯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傳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犨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成泄子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舉子曰丘不識也若以丘之知禮則隱公之年春王二月作三桓之廟取其桷焉君子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其中敏從其薄如此度於禮而貧其財無財用財物也故曰用財不過其財物財物也故曰用財不過其財物財物也故曰用財不過其財物

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不井田而取之以不井田賦籍井更用田賦爲不足也於是

待及丘此非禮也古者蓋田有賦籍井之賦以足食賦以足兵

胡氏傳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後古者公田以稅畝而不復矣至是二十五則始力田以稅畝而不足故哀公問於有若先王制土籍田以賦出軍旅其故遠又通以田賦爲什一而用之猶不足而量其有無今用力田之賦出軍旅之遠又通以田賦爲什一而用之猶不足而增賦作丘甲使民家出兵甲以賦田以

之權忍娶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冊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之大失其失國也宜故陳可敗問昭公之知禮乎孔子退揖平仲曰知禮國子矣其知禮乎馬期而進吳之爲同吾聞君子不黨君子而亦黨知禮孰不知禮巫書孟期子以告雖子曰丘君也隱卑而苟有過人必知知禮之巫書馬期子以告雖子曰丘君也隱卑而苟有過人必知知禮之巫書馬期子以告雖子曰丘君也隱卑而苟實亦不可揜矣○無禮而亂男女之別呂氏曰魯之君當威苟爲自欲自防以固其義爲國上也徇欲之別哉迫於強臣之威而爲自前固之其急國忘而長不見之以禮而

遂至流於夷狄禽獸而不辭也

公會吳于橐皋

橐音皋夜及反杜氏音皋吳地諸人說迫故城在今廬州怡縣東南○傳公會琅琊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

市順公不欲使子制以合之周之欲王制以爲苟合之可改寡制君以盟以爲苟合之可改日君盟以爲苟合之可改日盟寅中可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杜氏註鄖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傳秋會于鄖謀救陳也宋皇瑗帥師救陳衛侯使公孫弥牟如會公孫弥牟曰君在不可以大國之間而不事一人以從其命君若以陳之難來而不能庇一人以從其命君若以陳之難來而不能庇一人以從其命君若以陳之難來而不能庇

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賞崇雖而懼公
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

宋向巢帥師伐鄭傳曰彌宋華御之頃之明白有賜陽地
錫子產與宋人爲成之旅自萬舍鄭鄭人爲成而巢伐鄭取錫殺
宋向巢伐鄭取錫殺遂戈及于錫九年齊地戈及于
月鄭罕達救鄭

冬十月螽公羊作蝗孫明諸仲傳曰蝗者蟲之本末也
有二伏而後蟄者里今火伏而後蟄者里今火
杜氏註曰十月今失不罰蝗書十月今失不罰蝗書十
月九月十月十月故實于猶足申九月月
月十月十月故實于猶足申九月月
月十月十月故實于猶足申九月月

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曰

寅曰日中矣大事未成臣之皁也建鼓整列

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

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罪國勝乎大子死乎曰

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

語曰夫差會晉公午于黃池越王勾踐

其邪焚其姑蘇吳晉爭長未成邊乃踐襲吳以越入

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今無會而歸

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

之今夕必挑戰以厲民志請王

彼將不戰而先我吳王昏乃秣馬食士厲士以

服兵擐甲陳士卒百人以爲徽行萬人以爲

陣王中陳而立左右軍亦如之爲帶甲人以爲

勢攻琳明王乃親鼓之士皆奮氣而

晉師大駭令董褐請事吳王曰天子軍有

命諸侯周室以

甲振旅以

約旅以

貢獻莫入今林士宰

不式諸侯孤楚秦將

之國孤欲守先君之

孤之事君與不得事君皆在今日某敢

乃告趙鞅曰日觀兵王之色猶有

可與戰士其許之先然不可

使褐復命曰君權王東海

何有於周室天命主有命

諸侯是以敢翻天諸侯

若無甲大子以王其不

君命長幼許諾吳王乃退就幕而會

晉侯亞之○公羊傳吳乃何以稱子吳子也何會兩伯之辭曰之會吳

主會則曰爲主○晉兩伯之辭也不與吳狄之中國與吳狄之中國

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吳狄之中國與吳狄之中國

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

○襄陵許氏曰兩伯之盟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
曰先吳此二國史籍之異也顧自宋之盟
則晉已爲楚所先陵遲至於黃池之時豈
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晉人取吳先之故
諱焉耳○黃池之會左氏以萬乘者而先之晉
而外傳乃謂夫差以春秋書法及事理考之
一者將孰從哉愚以春秋書法及事理考之
外傳之說是也何也春秋未嘗許吳也
而此會特書吳子若夫差無能改於其德
因爲越所敗而先晉則不書晉恢以吳子
矣考之經會吳始於鍾離自是至會皇
大會吳至此乃特書會晉侯及吳子于黃
池誠以夫差易于而稱公其于而大
稱公此齊桓之所不能行於楚者也而大
至稱吳公以會春秋以其尚存周室
爵稱之而異於他日會吳之書也于然見以黃

地之大事故曰春秋安得不略略有力人矣曰有力人矣曰
爲無力人矣曰有力人矣曰聖人之法狹之時
聖人子夫狹之時已東西出出入入東出出
重出出以東出出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傳曰春秋安得不略略有力人矣曰有力人矣曰聖人之法狹之時已東西出出入入東出出重出出以東出出

其無備也則陳也之會遂于陳而陳也之會遂于陳而陳也之會遂于陳而

出能侵而已益玩而頻
矣此王霸道盡之時也

葬許元公○九月

蝕○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泰山孫氏門光世四出門孛不
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日也按文十四年有
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
辰此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日可知也

盜殺陳夏區夫

穀梁傳公

十有二月螽

月螽又比年十月螽又比年十月螽

陰陽錯亂之甚當也君臣亦可以自省矣無殘
許氏曰自用田賦而比年一書螽貪殘之應也螽每在
過此歷不時不書不時不書以歷之數陳春秋書魯人事之
人物頻終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
麟之為物仁而有角者也有王者則至焉今
麟出而為人所傷孔子曰吾道穷矣

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堯舜其諸君子樂道與未不亦樂乎是與堯舜之道謂麟以俟後聖以走獸君子之愚義法物則人爲爲人麟之於走獸君子之愚義法物則人爲爲人麟之於走獸君子之愚義法物則人爲爲人麟之於

而已矣故萬物之聚散經世之紀綱聖人一道以成之曰仁觀論語之書而知聖心之安仁書於春秋者無非此理觀西狩之獲而知天端之類應聖人先天後天而天且井違而春秋之終不外乎此也

春秋卷第十一

春秋一經非聖人莫能修非理明義精者未易學　清江如古齋

趙初　公是劉公以春

秋學名世今所傳傳
權衡意林其遺書也
自荆舒唱邪說春秋
遂為大禁劉氏之學
無傳焉　主一先生
寶章張公獨抱一經
於百餘載之後迺能
析三傳之異同遡闕

洛之本統做
文公朱先生論孟集
註迄取先儒之至當
精義而間附以己意
輯為書十一卷烏乎
建子為春而天統成
矣以今證古而地紀
平矣嚴綱常之大分

定夷夏之大經而人
道明矣所謂理明義
精者非耶　公及登
文公之門每移書問
辨裴樾中的雖文公
不能奪也文公謂春
秋為學者家後一段
事故諸經多論述獨

略於春秋是書豈惟
集注哲之大成抑亦
補師門之未備與公
於春秋又有集傳二
十八卷左氏蒙求一
卷集註家晚出屢經
刪潤尤臻精密
端平間朝廷徵所著

書註傳悉上冊府
天子需公經帷力辭
廼以直祕閣奉祠年
七十有七以卒僕生
晚安敢以芳語繫公
書後既刻于學官因
考其本末如此寶祐
乙卯中和節日郡文

學莆陽方應穀謹書

六經義略嚴密先儒詳解以祖
後學敷功樹矣經傳之彌深
索之愈遠惟易與天地易準
天地故權王道王道天之契也

知之道則知天知天則知易矣

秋天易知乎哉天可變化之道

而聖人因其時變化非徒變化

之玉之執於冢馬故天上聖

人象下生万物故室其主也

執感而知之古有真人矣

天地定二儀物生人乎

有宋伊洛諸君子衍析性命

昇拓其疆奥炳烺日星光照天生濮之作奇雄越焉
佐爲斯文表代有緝熙之人婚祭在宗歲時不開

江西張之一先生之子有注解書並駁仲涵碑子
洙泗之城登南來元中國之物禮樂之儀皆在

癸丑余來江陵與張階叔聯
職閩僚閒云則之子生其所
爲也接其言論則渾樸之
華初無所學之爲何也於是
叩乃爲所著之出借本一閱
渾乎一氣寒燠與所借行詩
乎長江滯纜因地之宜其詞
簡其旨拉暢所有皆如其人其

呂位入闕里登孔庭對聖人
之顏色呼邪色如天德於如色字
以年冬偕叔肯余以陰江鄭
庠的授梓四藏其傳謂余
忘其淺金寸雖固陋敢不
對稿先受之矣

常山楊九如子之敬氏

于潛家軒